

隐秘而伟大的警匪游戏 | 天才与天才的脑力碰撞

BLUE HAT
ASSOCIA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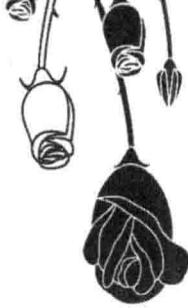
蓝帽会

原晓 著

水鬼替身·童谣噩梦·幽灵巴士·棋子杀机
爱情魔方·死亡预言·炸弹危机·暗恋密码

最文艺范儿推理小说，全面解密史上最神秘犯罪组织

长江出版社
漫 娱 文 化



BLUE HAT
ASSOCIATION

蓝帽会

原 晓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帽会 / 原晓 著 .

—武汉 : 长江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492-2736-5

I. ①蓝… II. ①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1235 号

蓝帽会 / 原晓 著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
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
E - m a i l cjpub@vip.sina.com
电 话 027-82927763 (总编室)
027-82926806 (市场营销部)

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
责任编辑 陈辉
装帧设计 刘江南
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 / 16
印 张 19
字 数 22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92-2736-5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联系本社退换。

他轻声重复了一遍：“人和人会相互吸引，但是感情
说到底，是一场悲剧。”

这本书是关于一个悲哀的喜剧。

——原晓



会

帽

蓝

目录 CONTENTS

0 0 7 / 未知的第九人

0 2 7 / 童谣旧事

0 4 5 / 西洋棋游戏

0 6 9 / 幽灵巴士

0 9 1 / 长命约

1 1 3 / 爱情魔方

1 3 3 / 送你一朵烟花

1 5 3 / 梦中的婚礼

1 7 5 / 玫瑰花的葬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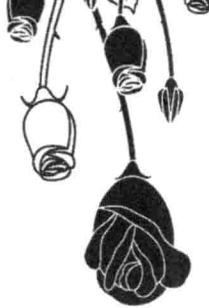
2 0 3 / 不要轻易买风信子

2 2 9 / 天空之城

2 5 7 / 为你斟一杯苦丁茶

2 7 9 / 百合花信笺

3 0 1 / 后记



BLUE HAT
ASSOCIATION

蓝帽会

原 晓 著

他轻声重复了一遍：“人和人会相互吸引，但是感情说到底，是一场悲剧。”

这本书是关于一个悲哀的喜剧。

——原晓

会

帽

目录

蓝 CONTENTS

0 0 7 / 未知的第九人

0 2 7 / 童谣旧事

0 4 5 / 西洋棋游戏

0 6 9 / 幽灵巴士

0 9 1 / 长命约

1 1 3 / 爱情魔方

1 3 3 / 送你一朵烟花

1 5 3 / 梦中的婚礼

1 7 5 / 玫瑰花的葬礼

2 0 3 / 不要轻易买风信子

2 2 9 / 天空之城

2 5 7 / 为你斟一杯苦丁茶

2 7 9 / 百合花信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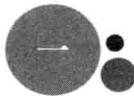
3 0 1 / 后记

未知的第九人



BLUE HAT ASSOCIATION

李启铭给我看了一张郭音音的照片。那是一位
相当具有古典美的姑娘。和我差不多的年纪，皓齿明
眸，笑靥如花。她俯身在一架深色古筝上，白净的手
指挑拨琴弦。



五月不脱脂，七月徒伤悲。

事情起源于逛淘宝买夏装受刺激了，愤然参加了一个网上组织的游泳协会。

A市在历史上是靠水路兴盛起来的城市，沿着白水江，水网四通八达。到现在这个火车站、汽车站和机场如雨后春笋的时代，河床反而失去了当初的重要地位。政府在它两岸修建了滨江公园，把它改造成市民休闲娱乐的地方，因此民间自发组织的游泳团体很多。我参加的这个协会成立已有两年，冬泳夏泳都组织，看上去很正规。正好有成员退出去，我就乐颠乐颠地申请了加入。

退队的和我一样也是个女孩。她在新人欢迎会上拉着我的手，神经兮兮地说：“这个游泳队犯水鬼，人数永远只能是八个，多一个人就会出事的。要是有新人来，你也退出去吧。信不信由你。”

我当然是不信的……

我们总是把下水时间选在早上和傍晚阳光温和的时候，有时就在政府规划的堤岸处下水，两个小时后上岸；有时带着器材坐车到上游去，顺着河床漂流回来。冰激凌和清凉的水花，泡在水里看帅哥——我从没觉得夏天这么充实愉快过。

事情最早的起源应该是一次上岸后的聚餐。我在啃鸡翅，突然听到李启铭和队长争执起来。他把啤酒杯往桌上一搁，气势汹汹：“听说你还要接新人？！现在我们成员已经八个了，你还想进人？我告诉你，郭音音是不会放过我们的！”

我小心翼翼地问吴越：“郭音音那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吴越是个建筑师，风度翩翩，精英白领。他不屑地往争执的方向看了一眼：“迷信。”

然后他凑近我，压低声音：“我是后来人。谣传呀，咱们游泳队最开始是九个玩得很好的朋友成立的，后来才开始在网上招人。最初的九个队员中，有一个叫郭音音的女孩溺水身亡了。她的尸体被水冲走，现在都找不到在哪里——结果就有了这个传闻，说我们队人数不能超过八个，超过八个一定出事。前两次多进了新人，



跟着就死了两个。”

我没有明白：“可是为什么只能八个呀？”

“因为第九个是郭音音的位置。谁抢了她的位置，谁就得下水陪她。”

大热天的，我打了个寒战：“你……妹……”

吴越在我旁边大笑，小人得志：“哈哈，都告诉你是谣言了！这些话你可不能在队长面前提，提了他绝对翻脸……其实我是支持队长招新人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下周日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“七夕已经过了。”我白了他一眼。

“是七月半，鬼节。百鬼夜行的日子。”吴越瞅着正在吵架的两人，“队长准备在鬼节组织一次大漂流，从苏家湾往下漂。他非不信这个邪，特地要在鬼节下一次水——当然，我不信这个，所以无所谓。浅浅，你呢？”

我虽然不迷信，但老实说心里有点忐忑。队长姓赵，是个负责的汉子，三十来岁，水性好，平时待人很和蔼，只是一听到水鬼作祟的谣言就翻脸。毕竟距离上次出事已经很久了，队员也换了好几批，很多人骨子里跟吴越一样对这个谣言不屑一顾。最后我们八个人举行了三轮举手投票，到最后一轮，梗着脖子不举手的只有李启铭一个人了。

李启铭是最初的九个队员之一，有一个防水照相机。队长见他不愿参加，就动员他把相机借出来。结果漂流的当天早上，他还是抱着自己的宝贝相机，委委屈屈地到场了。

然而，那天果然出事了。



死者，正是吴越。

我们漂流到半途中，最后方的吴越忽然高高地把手举起来，猛烈挥动。

我离他不是很远，看着他身边的水突然变成血红色。红色的水向四周晕开来，我突然意识到他在水下受伤了！

他的尸体很快被打捞起来。水底的铁丝划破了他背部的大动脉，尸体上能看见沾有铁锈的曲线形伤口。

割腕自杀的人会将手浸在浴缸里，因为水会加快血液的流失速度。当时吴越整

个人都浸在湍急的水流中，被铁丝割断动脉后，急速的失血导致了暂时性休克。溺水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
这件事情如同一个不真实的噩梦。噩梦过后的第三天，有个警察找到了我。

来人穿着衬衫长裤，清冷俊秀，举止彬彬有礼。他向我出示了警官证，但是并没有请我去警察局，而是开车带我去了一家冷僻的咖啡店。

“我叫张镜。”他自我介绍后单刀直入，“想找林小姐了解三天前溺水事件的案发情况。这不是事故，是一场谋杀案。”

我大为惊讶。因为我看到吴越时，他已经受伤了，而且周围水面上并没有人。准确说，那片被血染红的水域里，只有他一个人。除了水下有沉船留下的锋利铁丝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导致事故的可能。

张镜否定了我的说法：“要让水面上看起来只有受害者一个人很简单，凶手逃走时只需要闭气潜入水下就行。等同伴游过来救人时，他再若无其事地浮出水面。”

“可是我当时离吴越很近，河面上没有游泳队以外的人。”我争辩道。

“我不是说游泳队以外的人。”他取出一叠照片放在桌上，示意我仔细看，“里面另有玄机。”

这是吴越出事的那次漂流的照片，照相的人应该是李启铭。一如既往的菜鸟照相技术加上内心对漂流的抵触情绪，导致那些照片凌乱到惨不忍睹。

我一张一张看过去，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。

盛夏，寒意却慢慢爬上我的背脊骨。

每张照片上，最多只有六个人！

我们一共八位队员。照片上六个人，加上负责摄影的李启铭，一共只有七个人。有一个人——永远不在照片里面！

漂流很难控制游泳速度，队伍前后拉得很长，再加上李启铭的技术和闹情绪，大部分的照片我们只能看见水面上的人头和跟在其后的橘红色漂包，所以无法直观地判断这个不在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。

凶手，在游泳队内部，我们八个人之中！

抬头，正对上张镜赞许的眼神。

“是的，我称他为‘失踪者’。一个人每次都躲避镜头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”他



帮我点了咖啡，温和地看着我，“林小姐，吴越身上的伤口很深，而且形状上大有文章。这不是水下铁丝造成的故事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有人用生锈的刀捅了他。我想请你帮我找出游泳队里，谁是照片上的失踪者。”

“万一我是失踪者呢？”

张镜笑了，他笑起来时属于公安系统特有的冷峻表情像春雪般融化开来，非常好看。他把照片再次向我推过来：“林小姐你很聪明的。”

我翻完后就泪奔了。大部分照片上大部分人都看不清，我是难得的最好辨识的一个——回头比V字，摆造型，挥爪子……

我摔照片：“女生爱抢镜头好笑吗！”

他含笑道：“哪有，哪有。你好辨认，反而帮了我的忙。有些事情我们公安局审问不出来，想请林小姐帮忙打听打听。”

三

张镜让我打听的，正是几年前郭音音溺水事件导致的水鬼传说。他怀疑这是一场针对当年事件的蓄意报复。我答应下来，是因为吴越是我在游泳队里为数不多的好友。

他问我：“你看吴越背上~形状的伤口，像不像是女人的爪痕？”

吴越的死亡常常在夜里困扰我的梦境。梦里总有一只苍白的手，把他拖向黑水深处，而我站在不远处，无能为力。

其实，我不迷信。但是老实说，当时回头看见他的那一瞬间，我第一反应不是他被铁丝划到了，而是水下有什么东西——比如说水草——在把他往下拖。

所以他奋力地举起手，仿佛想扒住什么东西浮上来。

张镜选择我是有理由的。我在市修志办公室工作，负责编撰一本A市地方志。盛世修志，所谓志书，就是把市里的风土人情、鸡毛蒜皮，统统收罗进一本书里。这种书基本上没有读者，大部分人只会在上厕所找不到纸的时候想起它，因此我们办公室的工作压力相当小。我在办公室里负责跑腿的采访工作，没写多少字，倒练就了相当的八卦水平。

我算了算，两年前的九个人，现在只有三个人还在队里。赵队长、李启铭，还有一个叫钱武的人。钱武在A市繁华街区开了一家珠宝首饰店。店面相当小，但

窗明几净，装潢很有格调。

我先去的他那里。

钱老板并不老，三十出头，穿着黑色小马甲。他靠在柜台上，劝我：“浅浅，别问了，没有什么好问的。我本来也不信的……可是正好是七月半，而且你看吴越背上的伤，像不像被什么利爪抓过的？”

他停顿片刻，幽幽地说：“郭音音以前是学古筝的，留着很长的指甲。”

“可是伤口有铁锈残留，说是水底的铁丝……而且女人的指甲怎么可能那么硬？”我反驳。

他悲伤地摇摇头：“鬼神的世界，不能用常理来推断。你知道吗，漂流之前赵队就敲定了进新人的事情。队员人数过了八个，果然出事了……退了这个游泳队吧，没事别去河边。”

但是李启铭告诉了我当年的情况。

我假装想买一台防水照相机，去了他家。他整个身体都陷在沙发里，夹着烟愤愤然：“我就说不应该在鬼节下水，你们都不听劝！说什么迷信，小心点有错吗？！现在出事情了，谁能负责？！”

如果当时有三个人同意他的观点，吴越可能还活着。

想到吴越的死，我觉得鼻子发酸。我默默地附和他的观点，继续问：“当年……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李启铭给我看了一张郭音音的照片。那是一位相当具有古典美的姑娘。和我差不多的年纪，皓齿明眸，笑靥如花。她俯身在一架深色古筝上，白净的手指挑拨琴弦。

“很少有丫头像她当年那么有气质了。”李启铭说，“其实当年没什么曲折的。她是我们中水性最好的一个。大家一起漂流，谁也没想到她会被水冲走，从此消失在这条河里。还有，很少有人会提这一点——她是赵队的女朋友。”

我走的时候，耳畔一直回响着李启铭的冷笑：“赵梁裕当然不怕了。他觉得即使郭音音真的变成了水鬼，也不会害自己的，不是吗？他说不定只是想再见她一面。”

我想帮警察问一点有价值的东西，可是这些回答，让我觉得不是自己疯了，就是世界疯了。